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七十六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

士之孝

愛親

左傳鄭伯克段於鄢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

我獨無繄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隱公元年

臣按鄭莊從考叔之言母子如初亦可謂孝思不忘當時君子不稱鄭莊而稱考叔其食不啜羮特

以發問非真欲遺母而君子以爲愛其母蓋考叔廣施孝道能感悟其君是以己之孝誠錫及疇類非譎諫己也

漢楊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欲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瞿然改意恩養加篤後以曉讀書除爲中郎

蘇不韋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爲美陽令貪暴爲民患謙案部得其贓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

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又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劒客邀暠於諸陵間不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藁藏芻藁之處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藁中夜則鑿穴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值

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日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劒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暠字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捕求不韋歷歲不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

臣按當時士大夫或譏不韋歸罪枯骨不合古義

惟何休比之伍員而郭林宗以爲過之要其毀身憔慮出於百死以復不共誠愛之至也

劉平等傳叙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禄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

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隣之牲夫患菽水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汝南薛包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

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

劉茂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

周磐少遊京師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

韋帶就孝廉之舉以父母孔邇飢寒之憂為此祿仕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以有道特徵語友人曰吾親以歿矣從物物猶事也何為遂不應辟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嚙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棺柩號哭呌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

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母平日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輙環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輙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遂不就

鮑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父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闚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京兆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友

王充少孤鄉里稱孝

郭泰字林宗家世貧賤早孤後遭母憂有至孝稱嘔血發病歷年乃瘳

臣按范滂稱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一時名士得自全者惟郭泰袁閎二人而已其不臣不友乃合於經所云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也以此云愛孰與破家室戕肢體以爲名者乎

彭脩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

脩困迫乃持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

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輙三日不食冢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

王烈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庚之儲以救已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

姜詩事母至孝妻同郡龎盛之女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

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鱠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

之比也（近也）落（藩也）蒙其安全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爲郎中

魏田豐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

韓珩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

高柔父靖靖高祖父固固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爲害獨不食式麥圍令周疆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爲郎

吳高岱吳郡人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

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譙未即救岱樵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悚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當自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朝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

晉王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有子劉原爲東河太守同郡馮收薦接於原曰竊見處士王接岐

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遁之高耶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毁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

王導子悅事親色養導甚愛之悅與導論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常封作篋不忍復開

王長文少以才學知名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後成都王潁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

盛彥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絶而復蘇母目豁即開從此遂愈

夏方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於墓側種植松栢烏鳥猛獸馴其旁

桑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割抑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丁母憂哀毀骨立廬於墓側

何琦年十三喪父哀毀過禮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

鮮甘不贍乃爲郡主簿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隣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禄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瀆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

孫晷吳國富春人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爲兒童未嘗

被呵怒及長恭孝親約學識有義理每處幽獨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父母常餜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乗籃輿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愈甚司空何充爲揚州檄爲主簿司空蔡謨辟為掾竝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士之望表薦公車特徵會卒

韋忠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服闋遂廬於墓所

曹攄少有孝行好學屬文

成公綏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

臣按孝烏集廬亦愛心所感祥禽作賦事美於長嘯而昭明收彼棄此何哉

趙至寄居洛陽緱氏令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離鄉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叱耕牛聲投書而泣師恠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占戶遼西舉郡計吏到洛陽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太康中以良吏到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嘔血而卒

許孜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後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工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積二十餘年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虎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詔旌表門閭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張翰性至孝遭母憂哀毁過禮

李充少孤其父墓中栢樹嘗為盗賊所斫充刃其手由是知名

南史劉歊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竝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奉母兄以孝弟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病夢歊進藥及翼日轉有間劾其誠感如此謚曰貞節處士訏幼稱能孝數歳父母繼

卒訏居喪哭血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訏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謚曰玄貞處士

王僧祐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為驃騎法曹扁瀜膂不堪受命

樂頤之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涕泣

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常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庾杲之嘗往候顗之爲設食惟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嘗膳魚羮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弟預亦至孝江泌少貧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爲野火所燒依新宮火三日哭淚盡繼之以血

庾道愍有孝行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
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
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
村口暮驟雨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來而道愍
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
揮淚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父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
年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
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嫡母劉氏

寢疾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身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有異常松劉好啗甘蔗沙彌遂不食焉除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没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爲孝感所致子持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

何炯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侍書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父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

臣按炯以毀卒愛之過於禮者也然賢於居喪飲酒食肉如故者可以矯末俗之偷也

沈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

貧常傭書以養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氣絶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嘆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數年始獲葬焉既而廬於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

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父法超爲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其兄斐死於陣匠迎於豫章望舟投水旁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骸枯顇

皮骨纔連雖家人不復識梁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
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毁顇愈甚外
祖孫謙誡之曰王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
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
身哉匠乃拜竟以毁卒
甄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
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常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
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

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黄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棲宿其廬韓懷明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輙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晚而母平復鄉人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事劉虬虬甞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

罷學還家就養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絶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累辟不就卒於家

褚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宗少文善居喪爲鄉里所稱栖邱飲谷三十餘年孫測亦有祖風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母喪身自負土植松

臣按天道地利之云自附庶人之義要其門族宦達志尚嘉遯未可列於編𥿄也

孔淳之居喪至孝廬於墓側

周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

戴顒父逵兄勃竝隱遯有高名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

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

顧歡母喪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書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及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杜京産子栖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産病旬日

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後績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

劉慧斐父元直淮南太守兄慧鏡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篤行有父風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慧斐舉以應孝行父亡後事

母尤淳至身營飡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觧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欒王寺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絶聲哀慼行路未朞而卒阮孝緒幼至孝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菜有味亦吐之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以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蓡同參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歴幽險累日

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

江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飲慧眼水必差乃因僧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顔含遂見冥中送藥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

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及父卒紑廬於墓終日號慟不絶聲月餘乃卒

潘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因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孝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于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旁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救父死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

止父子竝得免鄉人以綜異行薦補左户令史除遂昌長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

蕭摩訶子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歔欷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

嚴植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喪因菜食二十三載

張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

具以告之每歳時輙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爲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宫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

王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櫂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于柳樹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著孝經義記兩卷

崔慰祖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毁不

滅性政當不進有羞耳如何絶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任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

阮卓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没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至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

徐陵子份少有父風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

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
江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
師覺授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絶良久乃甦後撰孝子傳八卷辟州祭酒主簿竝不就
北史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

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禫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

李純性至孝父母寢疾輙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于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爲孝敬村

張湛兄銑性至孝母憂哀毁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

改

裴佗子訥之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幷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急請還家當時以為孝感

房熊性至孝聰明有節槩

張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

漢中姜永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

辛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

鈕因性至孝父母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枝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欝茂冬夏恒青有烏棲止因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

翟普林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里謂爲楚邱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亡哀毁殆滅性廬于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

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雀巢其廬前栢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隷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王崇兄弟竝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于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小鳥素質黑眸形大于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

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室乳養三子毛羽長成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杜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脩府中直兵叅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脩于南鄭脩令叔毗詣闕請和使未及還而脩中直兵曹筞叅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脩中記室叅軍從子映

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榮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馬尋討榮等擒之城降榮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讐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横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榮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榮于京城斷手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

陳孝意爲侍御史以父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在郡菜食齊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毁骨立見者哀之

畦夸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

許智藏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

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
皮景和少子宿達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
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唐陳子昂聖歷初年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
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
張僧徹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韓思彦爲頌餉縑二
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思彦命其
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臣按思彥之戒其家重孝子緗𦔳亦詩之所謂錫也

武宏度父卒自徐州被髪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曰一溢米素芝𦳘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襃美旌其門

宋思禮事繼母徐爲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爲刻石頌其感

元讓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
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
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擢太子右内率府長史
歲滿還鄉里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
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裴敬彝曾祖子通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家樾兄弟
八人皆爲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裴氏敬彝父周智
補臨黄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

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㬉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令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毀踰禮母病醫許仁則者躄不能乘敬㬉自爲輿往迎旣居喪詔贈縑帛官爲作靈轝

呂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爲右衛鎧曹叅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元酒生芻祭路隅世共哀之

賈曾父言忠事母以孝聞卒官建州司户參軍

劉子元子浹浹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在母喪毁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爲起居郎遵禮好古有祖風云

劉贍弟助性仁孝幼時與諸兄遊至食飲取最下者

許伯會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

御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火滅

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陸南金仕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

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

情南金匿之俄爲讐人跡告詔侍御使王旭捕按南金

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

言弟自誣不情旭恠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

之我生無益旭驚上狀明皇皆宥之

臣按二人之行皆俠也南金以母喪而匿崇道可謂犯禮亂禁趙璧之自誣請死出于孝弟之誠焉所以感動萬乘者矣

林攢仕為福唐尉母嬴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五日自埏甓作塚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禍我耶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絶嗣荅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

顏杲卿子泉明有孝節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王助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爲泣居父憂毀骨立

劉允淳少孤事母大孝

王希夷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

歐陽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

臣按韓愈爲詹哀辭云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于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于

人世其德行信于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葢詹奉父母之命而來京師亦所以養志疑當時有以是少之故愈反復言之也史稱其事父母孝葢倚證于愈辭云爾李賀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宋李曮七歲喪母過哀

張直父楚平壽張令赴調長安值黄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初避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蠭起道路榛

梗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十年不能得發哀行服躬耕海濵青州王師範招署賓職

盧億少篤學以孝悌聞

易延慶居喪摧毀廬于墓側手植松栢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于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縣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多爲詩賦稱其孝感服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後藁殯數年延慶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及母

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扈繼昇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墓側二樹連理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舉進士有志行母卒負土成墳廬于其側日有群烏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兎馴于坐隅人稱異焉

江白父禹錫大中祥符五年卒白自鄆尉罷還負土營葬廬于墓側蔾羹芒屩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

張愈鄆人寶元初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丁内艱鹽酪不入口再朞植所持栁杖于墓忽生枝葉後合抱

楊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時人傷之

周尭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

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啣土集隴土人以爲孝感所致

劉潛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石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絶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

毛洵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繼卒于池陽舟次持鍤荷土以爲

墳手胝面黔親友不能識廬于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

錢顗爲御史坐貶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

葛書思父密書思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豈以五斗移

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冢舍累年乃出仕卒特謚曰清孝蘊過父軾謫英州貶惠州遷儋耳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

种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修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淳化初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

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于墓側

臣按放晚節不克終隱獲譏于時有愧賢母之教矣要其初有足稱者故録之且以爲操行不堅者戒也有韓退者師事放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詔賜粟號安逸處士竟不出也

任象先調秦州戸曹椽聞父伯雨謫棄官歸養

呉師仁喪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

復置庖爨及畜僮僕

孫侔與王安石曾鞏遊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孝志于

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

唐庚兄瞻後名伯虎元祐初其父遊瀘南伯虎兄弟居

母喪于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得亟來二

字吾父得母病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

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僦舟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内外親及縣里貧無後者十餘喪子庭筠童丱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毁甚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

孔昳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

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
陳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爲子及長
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父母
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爲畢婚娶始歸本族復爲申氏
蜀人以純孝歸之
郭義興化軍人嘗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
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輙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

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栢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

烏鵲馴集

劉子翬韐之子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爲生

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

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

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

繼母吕氏及兄子羽盡孝友

金景文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

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

元范梈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梈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于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踐意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

武恪爲秘書院典簿秩滿丁内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或勸之仕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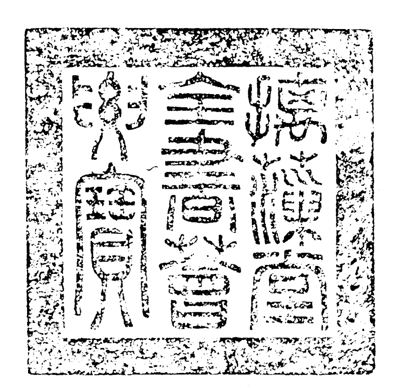
張紹祖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

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爲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張緝性孝友至正中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揚州亂緝母姬氏方卧病賊突入卧內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以上士之愛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左　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七十七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一

士之孝

敬親

漢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

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
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
遂待用之

臣按門卒援經義以釋騎吏之罰因以自達於延
壽能錫類矣知資敬矣不愧其為諸生也惜乎班
史不著其名

陸績幼孤仕郡户曹史太守尹興以楚王英謀反事覺

有興名徵詣廷尉獄續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續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𠮟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羮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之舍停主人

續母果到於是隂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盡赦興等

臣按續母於切肉斷葱皆教子以敬續於見考苦毒之際對食悲泣知母所自調和其不忘敬可知也

衣閎少勵行操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

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

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延熹末黨事將作

閎遂散髮絶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

室四周於庭不為户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

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

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

臣按閎以門族貴盛時世險亂以是自全其徒行

省父東向拜母亦所以致其敬也

徐稱子胥字季登少遭父母喪致哀毁瘁嘔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劬則誦經貧困窶之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李曇字雲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物先以進母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及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

室以慰母心也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而竒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孫期少為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

黄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

魏管寧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四時祭祀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奠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

邴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

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吾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

晉王裒字偉元少立操尚行己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隱居教授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哀號涕著樹樹為之枯母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

在此及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並廢蓼莪之篇京洛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欲渡江東裒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庾袞少履勤儉篤好學問事親以孝稱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

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毋食不甘衮將何居毋感而安

之毋服終喪居於墓側初袞父誠袞以酒每醉自責曰

余廢先人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於

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

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後登天頭山田於其下及將收

穫與子忡下山中塗目眩瞀墜崕而卒

皇甫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嘗得瓜果輙進所後叔

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

二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遂不仕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

江惇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每以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

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乃若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

鄧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玄明紀十篇

謝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

龔壯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仇

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旣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遂稱聾終身不復至成都

沈勁父充與王敦搆逆衆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儺人勁少有

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耻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城陷被執遂遇害

臣按勁之致命遂志非徒忠於王室亦所以幹父之蠱可謂敬矣

劉驎之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長史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

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閑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菓供賔冲勑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

羅企生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桓元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叅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廻馬援手遵生有

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孝子一門之中有忠有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脱理策馬而去元至荆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元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至此奔敗亦何面目復

就桓求生元聞之大怒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元許之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喬智明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以德行著稱

氾毓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

范宣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

耶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居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没負土成墳廬於墓側

南史沈顗幼清淨有至行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事母兄孝友徵拜並不起顗素不事生產遂齊末兵亂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惟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不改其樂

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終不忍復還鄉人為作茅菴
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則食菜而已哀號之
聲行者為之潸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
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何子平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得白米
輙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
東不辨得米何以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
致至家則不受母本側庶籍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

滿便去職歸家顧覬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茍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己受職事寧自解末除海虞令縣祿惟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絶方甦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常如

祖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凉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為營冢壙子平居喪毁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

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

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曽子稱孍小字也年四十餘未有昏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彦回為孍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掛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悦孍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鵁鶄鳥孍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

吉玢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父為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玢年

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勑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欵實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惟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奈何受人教耶帝乃宥其父丹陽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居鄉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淺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

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范元琰父靈瑜居父憂以毁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祖母患癰恒自含吮家貧惟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對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

臣按童孺而能盡禮此其敬之生於性者也其長

者之行能使草竊革面豈非不敢慢人之心有以感之者耶

朱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隱迹避人惟與同縣孔顗友善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顗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衣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顗亦為之傷感

沈麟士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

喪盡禮服闋忌日輙流涕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作竹傷手便流涕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致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臣按百年之引卧衣去體可謂不欺死母麟士之傷手涕零亦庶幾知敬慎全歸者也

顧野王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名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

勝哀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

臣按野王官至光祿卿時方為臨賀王記室其事則資父事君之義備矣故入士之敬親

皇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音經

臣按侃惟知觀音經之妄誦者之非其日誦孝經猶辭而闢之云爾如曰擬之近於不敬矣此史筆之失也

岑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因名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之敬剖釋縱橫左右莫不嗟服

臧榮緒東莞莒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洒掃堂宇置筵席朔望輙拜薦焉甘珍未嘗

先食

北史李謐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畧曰竊見故處士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詔曰謐屢辭徵辟守志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凖元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

云子士謙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中毒因

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嘉尚每稱此兒吾家顔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叅軍事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賔至輙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

趙逸兄温温子琰初苻氏亂琰為乳母擕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䔍之節必親調之時禁制甚嚴不

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遷移遷窆無冀乃絕鹽粟斷諸餚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臣按此亦終身以喪禮自處恒於敬者也

陳奇少孤貧而奉母至孝愛玩經典志在著述註孝經論語頗傳於世

劉獻之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輙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

李鉉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用心精苦年二十七歸養二親教授生徒

樊遜少好學其仲兄以貿易為業遜自責曰為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

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

郭文恭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臣按文恭孝思老而彌篤其晨夕拜跪跣足負土有恒敬焉七十之年而其筋力猶能如此敬之至而忘其勞矣

唐賈循父會有佳節常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闗中曽子卒縣人私謚曰廉孝徵君

李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凡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王義方孤且窶事母謹甚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逺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

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之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内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劒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

觸牢相貶萊州司戸參軍母喪隱居不出

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父亡數殞絶繼母曰爾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

趙彥昭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

元萬頃孫正修名節書判第一名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賊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為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為冠

臣按不汙賊而死敬身之大者也賊利正名而正亦無愧於名矣

蕭頴士父旻以莒丞抵罪頴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是獲譴不憾乃平宥之頴士方父喪宰相李林甫欲見之不詣林甫常至故人舍邀頴士頴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

宋呂大鈞轉運司從事居父喪衰麻葬祭一本於禮後凡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燦然可觀關中化之

穆修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祀不用浮屠為佛事

邰雍執親喪哀毀盡禮

王樵淄川人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三年哀動行路又為屬之尊者次第成服歎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惟以論兵擊劍為事晚年屢遊塞下畫

策干何敬矩耿望求滅遼復仇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甎自環謂之繭室

王庠父夢易攝興州為部刺史所中鐫三秩罷歸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居父喪哀慣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思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註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遂罷制科庠歎曰命也無愧

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寧中應能書為首選上書論時
政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中行舍法
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
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後以弟序升
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舉八行太學考定
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
徐積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
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

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絶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株合為幹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

趙善應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叩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於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兎神也終其身不食兎

臣按生朝哭廟與夫不羞肺食兎此親愛結心而崇恪表迹者也

郝戭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戭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邱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為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固留之者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塚人有助之者使寘土塚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呂公著薦起為奉寧軍

推官涇原經畧使上奏辟幕府戩曰向所以未老致仕
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無及矣
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戩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
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戩
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
李侗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
內外夷愉肅穆
歐陽守道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

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瞷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為設二器馳送乃肯食肉鄰媪兒無不歎息感動

蔡定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削其年籍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定切痛念父當耆年以非大辜墮圄犴每詣府號愬請代弗許請効命於戎行弗許請

隷王府為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纒徽纆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愬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為志銘其墓又為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叙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眞孝立命出革

戚同文楚丘人為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

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為之感動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卒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蔡沉少從朱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沉父名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潛心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始從元定謫道州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殁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輙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陸九齡十歲喪母哀毁如成人稍長從父兄講學益力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九齡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閤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内嚴若朝廷

弟九韶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誡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

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
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陳烈侯官人篤於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口五日自壯
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里中敬之冠婚喪
祭請而後行
金富察琦龔穆昆官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崔立之變琦
至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
人潛伏梁間故驚寤琦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

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其母完顔氏以孝謹稱

元許譓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篤於孝友有絶人之行

陳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

劉健父濬為連江縣寧善鄉巡檢至正間為江西賊王

善所殺健亦被獲以死拒賊善義之使斂濬屍瘞之健歸請兵於帥府以復父讎弗聽健盡散家資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幷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磔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尹孫轍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甚孝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為本吳澄嘗叙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以上士之敬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一